

左 拉 传

海茨·赫拉特 等著

朱曾汶译 曹未风校

865(61)
4452

14852

左 拉 传

[美国] 海·赫·拉·特
吉·查·赫·斯·齐·格
诺·门·····雷·恩
·朱·········
·曾·未·风·校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The Life of Emile Zola

by Heinz Herald

Geza Herczeg

Norman Reilly Raine

Base on Zola and His Time, by Matthew Josephson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1943

左 拉 傳

統一書號：10·61·264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安福寺12號)

開本787×1092毫米 $\frac{1}{16}$ ·印張4 $\frac{1}{4}$ ·字數：73,000

1963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定價：0.44元

財經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編者說明

三十年代后期，德籍电影导演威廉·狄特尔在好莱坞拍摄了几部传记片，如《巴斯特传》、《左拉传》、《犹阿瑞兹传》等。这些影片的题材都比较严肃，和好莱坞的一般出品比较起来，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其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影片作者是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他们认为仅仅凭借个人的道德力量就足以和反动统治的强暴势力抗衡并取得胜利，这显然是错误的，其结果，也势将歪曲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影片《左拉传》中通过环绕着德查费斯案件所进行的斗争突出了著名作家左拉的正义形象，对当时法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影片的进步意义正在这里。但是从剧本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个斗争中，左拉不仅被表现得十分孤立，而且是和群众处于对立地位的。在这里，左拉对反动统治集团的“控诉”，毋宁说只是影片前半部所表现的他的个人奋斗道路的继

续而已。事实上，德賽费斯案件不仅是当时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一场搏斗，而且法国各资产阶级政党也曾利用这个冤狱勾心斗角。作者回避了历史事实的真相，因而，在影片中，左拉以自己个人的道德力量与之进行斗争的，就不过是统治阶级中某几个不道德的人所干的丑事，而左拉的正义呼吁，则仍然只能由统治阶级的“法制”来予以实现。这样，当新的陆军部长上台以后，德賽费斯的冤狱果然得到了平反，“正义”终于伸张。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结果只能如此。

《左拉传》历来被认为是好莱坞较优秀的传记片之一。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个剧本，想来是可以为这一影片样式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的。

1963年3月

(2)

統一書号：10061·254

定 价： 0.44 元

第一 部

〔1862年冬天，一辆时髦的四轮大马车沿着巴黎泥濘的圣·谢克大街隆隆行驶。车中坐着个花花公子，态度傲慢，服饰考究，戴着单眼镜，扶着两个当时的高等娼妓，都穿着皮大衣，打扮得花枝招展。他们坐在车中一边聊天，一边目空一切地向周围贫穷的地方眺望，这时，镜头下移到一只车后轮闪闪发光的钢絲上，车轮突然一斜，掉进一个泥坑。而后，车轮继续转动，看不见了，污泥飞起来，把一个行人溅了满脸。当他动手把泥擦去时，镜头迅速上移，爱弥耳·左拉出现了。他年纪二十四岁，单薄的衣衫比烂衣裳好不了多少。他声色不动地擦掉脸上的泥，并且怪幽默地把指尖上的少许泥土向马车远去的方向一弹，这才继续沿着曲折破烂的街道走去。他站停了一会儿，饥肠辘辘地向一家小饭店结着冰凌花的玻璃窗里望望，蹉蹉冻僵了的脚，向没戴手套、冻得发紫的拳头呵口气，打了个寒战，把破衣服裹

紧瘦弱的身体，又往前走。其他行人的褴褛衣衫证明这是个穷地方。临了，他在一个破落的小酒店前止步，手伸进兜里掏钱，但囊空如洗，就耸耸肩膀径自跨进酒店。

画面切入小酒店，左拉入内四顾，从一张张桌子中穿过，向内部走去，镜头跟着他移。屋内天花板很低，烟雾腾腾，挤满了无人问津的画家、放荡的作曲家、穷学生、穷文人……蒙巴纳司区形形色色的颓丧、迟钝、穷愁潦倒的落魄者和过时人物，另外也还有一些运气比较好的音乐家、画家和作家。它是一群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乐土”，这些人带着他们的模特儿和情妇，她们都戴着奇形怪状的小帽子和纸花。

画面切入一桌人，面前放着几杯烈酒。他们当中有佛莱第特，一个失意的已经过了中年的作家，已经喝得半醉；一个画家、一个音乐家和一个雕刻家。左拉踱了过来，站在他们后面，听他们谈话。

佛莱第特：（抬眼，冷冷地）喂，左拉……

左拉不答腔，有点不屑地瞟了他一眼，伸出手去拿他的酒杯，但被对方劈手夺回，左拉泰然耸耸肩膀。

音乐家：你方才说什么，佛莱第特？

佛莱第特：（得意）今天亮警察袭击中央市场！（笑）你知道，那批满身生疥疮的穷鬼，最喜欢从地洞里爬出来，周身打抖，坐在市场的铁槛上烤臭皮囊。（音

乐家和雕刻家点头)真好笑!警察来抓的时候,他们没命的逃!叫啊,嚷啊,哼啊!警察砸碎了不少颗脑袋,把他们成群结队拖往圣·拉柴大街:

在他们放声大笑的当口,左拉弯下腰,用指节骨敲敲佛莱第特的天灵盖,佛莱第特没好气地向他翻了翻眼。

左拉:(恳切地)他们当中总有妇女吧?

佛莱第特:妇——?噢,明白啦!(向旁边的人挤眉弄眼)全是些皮包骨头的臭货,配你倒挺合适!

左拉:(仍旧恳切地)孩子呢?

佛莱第特:(耸肩)害软骨病的臭娃娃!(突然发觉自己可能上当)不过,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左拉:(温和地)干吗非得跟我,或者跟大伙相干?(向前探出身,装得十分感兴趣地)开过枪吗?

佛莱第特:开枪?当然没有!

左拉:(讽刺地愤怒)简直无法无天!我要去向当局告状!一大批穷光蛋犯了怕冷的罪,犯了肚子饿的罪,警察却偏偏剥夺了他们吃枪弹的福气?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不公平的事!他们下一步就要不给作家和艺术家挨饿的特权啦!

佛莱第特:(奚落地)那你为什么不用你那伟大的写作天才去帮助他们呢?你是个青年天才吧?准没错——(把左拉的破衣上下打量一番)——俗话说得好:“贫穷是天才之母”。

左拉：你是说后母！反正我写东西是想独出心裁。

雕刻家：方向错啦！孩子。要成功，就得学时髦。

佛莱第特：对啊。当然囉，除非你真正有天才。比方我——

左拉：（諷刺地）你？（大笑）你东抄一句，西偷一行，七拼八凑，狗屁不通，就算是你的得意杰作啦！

佛莱第特：（怒气冲天地摇摇晃晃站起来）你这是什么话？我一下子就……

左拉：（冷冷地）你是个骗子，佛莱第特，你肚里有数！给我闭嘴，坐下！

佛莱第特重重喘了一阵，乖乖地坐下了。

音乐家：你真不讲交情，左拉……

左拉：真理往往是不讲交情的。我恨欺骗！（向侍者招手）来杯红酒，挂帐！

侍者：挂帐？上次你这样说，再上次也这样说，再上次——

左拉：再上次的上次也这样说！不过你一定——

侍者：不过你一定有两条腿，会走到外边去，左拉先生。来试试吗？

侍者抓住左拉的一条胳膊，在佛莱第特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室内其他人的嘲笑声中，拉着左拉向店门走去，还没到门口，就把他用力一推，左拉一个踉跄跌出老远。

左拉磕磕撞撞跌出酒店，可巧和一群刚要进来的青年人撞了个满怀。他们是青年画家保尔·塞尚，左拉的同房好友，腋下挟着包画；画家赫勃尔和托罗斯；作家罗瑟和剧作家多宾尼。

塞尚：（欣然）嗨！……左拉！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

左拉：一个作家的直觉！

多宾尼：钱没了吗？

左拉：（耸肩）口袋里空空，脑袋里也空空。（向塞尚）怎么啦……又被美展给撵出来了么？

塞尚带头走进酒店，镜头跟着他们。

塞尚：（轻快地）哼！讨厌鬼！他们说：（用夸大的愤怒语气）“我们打算展出你的那些大个儿裸体女人！”我客客气气的说：“为什么？你们自己姊妹的脸蛋儿不也跟她们一样胖么？”结果啊，轟的一下子，我就屁股着地，给撵出来啦！

他们哄笑着在一张桌前站住。一个醉汉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一群人当中的两个上前去扶他坐直，把他连人带椅搬到一个相当清静的地方，然后大伙围桌坐下，左拉警惕地四面望望，也坐下了。一个侍者（换了一个）前来招呼，大伙都叫了酒，左拉也叫了。

一条粗嗓子：（当他们舒舒服服坐定后，大声嚷）哎呀！真是一帮强盗！

多宾尼：（也向他大声嚷）去你的！（向左拉）我们全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塞尚给从美展轟了出来……托罗斯和赫勃尔的画被石版画公司当面扔在地上，我的新戏昨夜也被人扔臭鸡蛋，停演了……

托罗斯和赫勃尔：（嚷叫）万岁！……

罗瑟：（微笑）我的书也打回票了！

大伙：（嚷叫）万岁！……

粗嗓子：（属于画外的那个发怒的男子）闭嘴，真讨厌！

镜头推向其他桌子，人们纷纷站起来抗议，“别闹！……静一点！……把他们赶出去！”侍者已把酒端上桌。

左拉：（跃起身，向室内人）住口，你们这些傻瓜！

（向他的朋友们，兴奋地）我说，咱们干嘛不自己来搞一个集团！强迫全世界的人（向室内广泛地比划一下）和那些大肚子畜生佩服咱们。就管它叫“失意人沙龙”吧！

小酒店内响起一片叫声和嘲骂声，面包卷和面包在空中飞舞，左拉一帮人奋力回击，画面切入酒店老板娘和她那温顺胆小的丈夫在观战，老板娘的胖脸往下一沉。

老板娘：（咬牙切齿，向丈夫）又是左拉先生！跟我来——

他们恶狠狠地穿过去，画面切回正在拿面包开战的一群人，左拉正打得起劲。当老板娘和她的丈夫来到左

拉背后时，嚷聒声突然静息，左拉转过身，看见了他们，恭敬的一鞠躬，其余的人兴致勃勃地瞧着热闹。

老板娘：好，左拉先生！你又来啦！钱带来了吗？

左拉：（斯文地）不巧……

老板娘：不巧你还欠我们五法郎二十生丁，都三个月啦，我的小骆驼。（伸出手）钱呢？

左拉：太太，我不会猜哑谜，不过我可以替你写首诗——

老板娘：（讽刺地）献给我那美丽的眼睛，献给我那可爱的身段——

左拉：（摇头）不，太太，我只会实事求是。我的诗——

老板娘：（向丈夫急转过身）这个流氓侮辱我，你却像木头人那样站着！（把一个手指在左拉面前摇着）蠢货！钱拿来！

左拉：可我没钱啊，也许我的朋友——？（但其余的人光是笑笑，摇摇头，他又转向老板娘）我只有身上穿的……

老板娘把他混身上下打量一番，抓住他的外套，把他转了个圈儿，摸摸他的裤子的料子，然后失望地挺直身。

老板娘：行！我就拿你身上穿的。

她突然用力把他推倒在一张椅中，迅速解开他的皮

带。

老板娘：（向丈夫）醒醒，傻瓜！来帮忙！

丈夫投入战役，画面切入老板娘的特写。她挺直身，小心翼翼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拾起左拉的裤子，左拉（画面只看得见上半身）喘着粗气干瞪眼。老板娘把裤子扔给丈夫。

老板娘：（轻蔑地）拿去当掉！也许能值两个铜板！
（向左拉）滚出去！

话音刚落，塞尚、赫勃尔和托罗斯等一齐站起身，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鞠了个躬，然后簇拥着左拉不让人看见，穿过拥挤的店堂向门外走去。酒店老主顾们目送这四个朋友匆匆离去，放声大笑。四人出了门，上了大街，一个老太婆刚从旁边经过，她站住脚，盯住左拉的腿，始则愕然，继则大惊失色。四个朋友迅速向右拐弯，镜头停在老太婆那气鼓鼓的脸上，目送他们远去。〕^①

画面化入左拉在圣·维多大街三十五号阁楼里。时间是晚上，左拉丢了裤子，只好躲在床上——一张粗陋的小床。在他对面，透过污秽的窗子，能望见一大片灰蒙蒙的巴黎雪屋顶。左拉用毯子裹住全身，直到下巴颏为止。他一手拿着支点燃了蜡烛，膝盖高高撑起，上

① 方括弧内各段在影片摄成后已剪去。

面摊着本拍纸簿，一手在振笔疾书。接着，镜头拉开，现出阁楼全景，肮里肮脏，破破烂烂，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只小火炉没生火。墙上挂着几幅塞尙的画和一两张左拉的素描，也出于塞尙的手笔。塞尙正坐在桌前，用木炭或粗铅笔在一张椭圆形的白纸板上很快地写着。他向冻僵了的手指头呵呵气，又拼命写，写毕，站起身，把纸板拿到左拉跟前。

塞尙：（把纸板给他看）好啦！中意吗？

左拉把冰冷的双手抄在被窝里，看着纸板，画面显示两人紧靠在一起，塞尙拿着纸给左拉看。纸上写着一行美观的法文字。

左拉：（念）“Nulla dies sine linea”……真漂亮，保尔。（沉思地）“业精于勤”……

当他和塞尙看格言时，画面切回阁楼的景，左拉和塞尙仍旧在看格言。

左拉：（指着身前的墙）把它钉在那里，我看得见。

（塞尙把纸钉住）只要火炉里有火，我就可以埋头苦干啦！（突然有了主意）保尔！有办法啦！（向几本书指指）那些书！你瞧……

左拉用破毛毯裹住身体，一骨碌跳下床，从一本书上撕下几页，塞进火炉，然后把书塞在塞尙手里，另外抓起一迭书，扔在炉子下面，用蜡烛头把炉中的纸点着。火苗往上直窜。

塞尙：（吃惊）啊，爱弥耳！（左拉跳回床上，把毯子高高拉起。）

左拉：（兴高采烈地）这些书都要不得！写的人全都是些笨蛋！骗子！伪君子！一个诚实的念头也没有！我全读过！真叫人恶心！把它们烧掉！

塞尙：咱们可以把它们卖掉啊……

左拉：（精神奋发）什么？让它们再去害别人吗？不，我的朋友，还是烧掉好……（又拿起纸笔和蜡烛）……用它们那些写的净是谎话的纸张来给一个主张真理的人取暖吧！

塞尙：（热情地）你说得对，我的朋友！

左拉继续一个劲儿的写，塞尙往火炉里添进更多纸，房里开始浓烟密布。

左拉：（呛咳）你看！连一只破炉子也讨厌那些无聊作品。（塞尙也呛咳，走出画面去开窗）把窗关起来！你要我伤风吗？

塞尙的声音：我们要闷死啦！

左拉：闷死也总比被穿堂风冻死强！

塞尙：（已从窗前回来）哎唷，看你那穿堂风！（向左拉笑。）

画面切入左拉阁楼外灯光暗淡的楼梯口。左拉的母亲左拉太太和未婚妻亚历山德琳站在门外。左拉太太敲了下门，等着开门，但没有动静。画面切入阁楼，听

见一阵敲门声。塞尙站起身，左拉焦急地坐直。

左拉：门警收房租来啦！

塞尙：（愁眉苦脸地）他会把我们撵出去的。

左拉：别让他进来。对他说我在生病，怪可怕的病。要传染的——什么都行！

塞尙：（向门口走去）谁啊？

左拉太太的声音：爱弥耳的母亲。母亲。

左拉：啊，妈妈。

塞尙：（开门）请进来，左拉太太。

左拉太太：（入内）谢谢你，保尔。（瞧见左拉不由大吃一惊）爱弥耳！你干吗睡在床上？（走到他跟前）你生病啦。看见你过这种生活，我的心都碎啦。（毅然决然）再不能这样下去。

左拉：胡说，妈妈！我是个独立自主的作家，全世界的人马上要钦佩我——对吗，塞尙？

塞尙笑，左拉太太向门外叫。

左拉太太：亚历山德琳，进来。

左拉：（兴奋地向门那边望着）亚历山德琳来了？来了？亚历山德琳？

亚历山德琳笑盈盈的进来，叫了声“爱弥耳”，左拉看见她，欣喜过度，忘了自己光穿着一条打过补丁的衬裤，要想跳下床，但猛的省悟过来，又躺下了。

左拉：亲爱的！……